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舊 施俊絕處又逢生

詩曰： 曾見當年魯母師，能無失信與諸姬。  
拘拘小節成名節，免得終身大德虧。

凡人立節立義，全在起初。些須一點正念，緊緊牢守，從此一念之微，然後作出大節大義來，使人欽敬佩服，皆有所矜式。不信，引出一位母師來。列位請聽：母師者，魯九子之寡母也。臘日歲祀禮畢，欲歸私家，看看父母的幼稚，因與九子說知。九子俱頓首從母之命。母師又叫諸姬，囑之道：「謹守房戶，吾夕即返。」諸婦受命。又叫幼子相伴而歸。既歸，閱視私家事畢。不期這日天色陰晦，還家早了。走至閭門之外，便止不行。直等到天色傍晚，方才歸家。不期有一魯國大夫，在對門台上看見，大以為奇，叫母師問道：「汝既已還家，即當入室，為何直捱至傍晚方才歸家？此中必有緣故。」母師答道：「妾不幸夫君早卒，獨與九子寡居。今臘日禮畢事閒，因往私家一視。臨行曾與諸婦有約，至夕而返。今不意歸早，因思醉飽娛樂人之常情，諸子諸婦在家，恐亦未能免此。妾若突然入室，使他們迎待不及，坐失禮儀，雖是他罪，然思致罪之由，則是妾誤之也。故止於閭外，待夕而入。妾既全信，諸婦又不致失禮，不亦美乎？」魯大夫聽了，大加歎賞，因言魯穆公，賜母尊號，曰「母師」，使國中夫人、諸姬皆師之。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  
熊威不枉負英聲，遇得恩情尚報情。  
縱作山王為叛逆，亦知德怨要分明。

其二：

大仁大義說施昌，賄買亡徒不死亡。  
始識救人人救我，好心腸換好心腸。

且說劫奪了施俊的馱轎車輛等，不是熊威與朋玉的主意，都是韓良一人的主意。皆因酒吃的過量，無事之時，常有嘍兵蟲惑：為山王寨主，應當論秤的分金，論門的分銀，寨主講究吃人心麻辣湯。韓良就記在心裡了。他們三位得了山寨之時，山中原有些財帛，熊威的主意，大家都分散了，又遇著老道不教他們下山借糧，兩氣夾攻，山中就苦了。

老道往山上供日用，也是三四口人吃飯，固然很豐富，縱有些個銀錢，慢慢的也就墊辦了。這日韓良大醉，就把施俊劫上山來。可有一樣好處，不許嘍兵污辱人家的婦女。就把女眷交與後寨，服侍夫人，由他們大家作一個使喚人，聽後寨使喚。所有男子，都捆將起來，等著挖心吃麻辣湯。皆因後寨夫人吳氏，見著金氏娘子子貌端莊，是一團的正氣，問明了家鄉、姓氏、籍貫，趕著就把金氏娘子攙於上坐，自己倒身下拜。把金氏娘子嚇了一跳。又細問他的情由。

原來是玉面貓熊威，他先前作的是鏢行買賣，皆因是與本行人鬧了口氣，立志永不吃鏢行。後來自己落魄，病在店中，衣不遮體，食不充饑。店中伙計與他出了個主意，在武昌府賣藝，每天總剩幾串錢。就在三四天的工夫，也換上衣服了，也存下錢了。

那日又出去賣藝，本處的地方與他要錢，他給二成帳。地方不答應，要平分一半，還不是淨分當日的，並且要平分那前幾天的錢。彼此口角分爭，三拳兩腳把他那條小性命歸西去了。這一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如何是好？又走不了。可巧遇見蘭陵府的知府施昌施大老爺卸任坐轎正走在那裡，看見熊威的體態，問了從人，當時沒管，叫他們交縣。晚間讓老家人重賄了獄卒，打點了上下手，自己越獄出來。臨行，老家人還贈了他兩銀。

他又問了老家人的名姓，問了老爺的原籍，並且問老爺跟前幾位公子都叫什麼名字，日後好報答活命之恩。自己衝著老爺那裡磕頭謝了恩，又給老家人磕了頭，自己方逃命了。

到後來居住此山，他的家小焉能不知。可巧這日問起金氏來。金氏看著這個壓寨夫人也是一團的正氣，金氏就將自己婆家、娘家姓氏、籍貫說將出來。吳氏一聽，方知是恩人到了，自己參拜了一回，復打發婆子急與寨主翁送信。

婆子急忙出來，找著嘍兵告訴明白。嘍兵飛雁相似的往頭裡跑，喊道：「寨主爺！別殺那位公子，那是恩人。」總論萬般皆由命，半點不由人。其實論施俊被捉，直到天有二鼓，有多少都死了。就皆因韓良要殺，朋玉勸了一回，熊威又勸了一回，打算著二寨主醉，躺下了，大寨主與三寨主要把那些人俱都放下山去。不意嘍兵報到是恩公，當時熊威也不知道是什麼恩公，把嘍兵叫到跟前細問。嘍兵就將後寨夫人的話學說了一遍。

熊威一聽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把手一擺，嘍兵退出。自己站起身來，出了聚義分賊庭，奔到捆人的那裡，喝叫嘍兵把從人解開，自己與施公子親解其縛，請入庭中，讓於上座。

倒把施公子嚇了一愣，不知什麼緣故，說道：「我本該死的人，為何寨主優待？」熊威說：「我驚嚇著恩公，我就該萬死。」施俊終是不明白，倒要細問。熊威就將在蘭陵府受了施老爺的活命之恩，訴說了一遍。施俊這才明白。可見是「但得一步地，何須不為人」。施俊又問自己的妻子現在何處，熊威說現在後寨。賽地鼠韓良、過雲雕朋玉也就過來見禮。韓良又與施公子賠禮，身軀晃晃悠悠的叩頭說：「但要知是恩公，天膽也不敢，求恩公格外施恩恕罪。」施俊趕用手攙將起來，說：「那裡話來！若非是尊公，咱們大家還不能見面呢。」又叫人從新另整杯盤。

房上的二人俱都聽得明白，躡身下來，找了個避靜的所在。雲中鶴說道：「歐陽施主，你可曾聽見了？」北俠說：「我俱都聽見。」老道說：「咱們這就不必打房上下去了。」北俠說：「怎麼著？」老道說：「咱們也打前頭寨柵門過去。」雲中鶴帶路，二人直奔寨柵門面來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的是庭中大家飲酒，張羅施公子和從人的酒飯。賽地鼠韓良喝的是沉醉。東方此時正是天色微明，忽然進來一個嘍兵說報：「山下來了一伙人，破口大罵，傷了我們三個伙計，特來報知寨主。」賽地鼠韓良說：「待我出去看看，這是那裡人，好生大膽！」熊威說：「不行，賢弟你酒已過量了。」

過雲雕朋玉要出去，熊威說：「賢弟千萬小心著。」朋玉說：「不勞大哥囑咐。」隨即壁上摘了一口刀，帶了幾名嘍兵，出了寨柵門。「嗆啞啞」的一陣鑼響，到了山口平坦之地，一瞧前邊，果然有許多人破口大罵。朋玉將到，那人抹頭就跑，細聽全是山西人的口音。朋玉納悶：「那裡來的這些人？」罵人的忽然顯出有本領的來了。頭一個紫緞六瓣壯帽，紫緞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；面如紫玉，箭眉長目，三絡長鬚，提著一口刀，撲奔前來。身後又閃出一人，青緞箭袖袍，青緞箍巾，薄底靴子；黑挖挖的臉面，半部鬚鬚，手中提著一口刀。還有一個白方面，一部短黑鬚，粗眉大眼，也有一口利刃。還有一人未長鬚鬚，三多歲，帶著一口刀，可沒亮將出來，也是一身青緞衣巾，黃白臉面，兩道細眉，一雙長目，垂準頭，薄嘴唇，細腰窄臂，雙肩抱攏，一團足壯。還有一個大身量的，九尺開外，腰圓背厚，肚大胸寬，青緞六瓣壯帽，青箭袖袍，皮挺帶，並鐵搭鉤，三環套月，繫著一個大皮囊，裡面明顯著幾只鐵鑿，別著一個亞圓長把大鐵錘；面賽烏金紙，黑中透亮，粗眉大眼，半部鬚鬚。還有一個大黃臉兒，也提著一口刀。還有一個人面賽淡金，一身墨綠的衣巾，也拿著一口利刃。原來是鑽天鼠盧方、穿山鼠徐慶、黑妖狐智化、大漢龍滔、鐵錘將姚猛、愣大漢史雲、胡列，大眾前來。

若問眾位怎麼個來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